



官板

仕學規範

三十至四十

四止

仁
1237
4止



仁
1297
4止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陰德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旦僕遁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
十歲。美姿格。自為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
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至請
夫人親結縭。以主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
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
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出湘山野錄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
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
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
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



見在卷三十一

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出泊宅編

王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

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

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

保符彥卿无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

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

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

十年不召。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朋送於

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

者須做。二郎乃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

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出邵氏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

鳴於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謂之曰。爾有陰德。及於一

切。然壽命短促。以此當延。宜勉為之。後果至九十九歲。曾無疾

苦。出古今類事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

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喜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云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君戒令止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告之且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則頗有所補乖崖嘆曰此公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坐索公裳拜之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葍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爲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盜公因罷歸掾尉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官學益盛而掾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掾尉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

規範卷三十
三
訴州委錄參鞫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愛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鄒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某初心

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

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于此而致死者冤不得伸亦豈能無累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贊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准覃鞏罕准

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

三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舖翁云官負携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蘩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蘩何以爲幽冥所重蘩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

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頃，故此間勾此一頃。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

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歟。

三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官負攜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藜，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藜何以爲幽冥所重。藜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藜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止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

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故矣。

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頃，故此間勾此一頃。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監司。

臨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止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白於朝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

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於懷中者。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第。豈非仁人之言其利博，造物者亦厚其報歟。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世所種之德。故今世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遺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

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
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
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
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
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
然耶已上出樂善錄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一

陰德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
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
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
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
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訟故
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
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
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
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
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

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爲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秤吏舉簿寘東秤秤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怛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寘西秤秤亦壓地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

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也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貞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汶遙

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夢已先定也

已上出夷堅田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召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

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人送獄劾以爲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瘦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鬻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者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病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爲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爲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

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今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天官府門廡巖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因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爲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掉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

詳知然必須御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旣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旣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指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

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有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

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跨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

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掌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旣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爲半紀云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治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爲一冀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證旣出見一直符使各抱一錦綉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並出夷堅乙志

士學規範卷三十一
 身直如繩
 曰以此時時素
 曰此中人
 曰曰刺
 十二平
 合兩
 盜兩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作文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夏英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没于種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屐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丁晉公貶崖時大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大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

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謹。密於孔光。不言温木。體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小說戴盧。鵠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温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

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啗。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已上出皇朝類苑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旣不得已而爲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僞。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爲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出小畜文集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攜文來謁公，厚禮之。間日謂李旼與張達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儻更爲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達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言甚優，氣骨未實，欲斯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公謂旼曰：爲文之要，須是賓主分明，揭盭淨潔，應用如布帛，所須者與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與非人。慮有按劍之怒，子宜謹

之。並出張乖崖語錄

沈隱侯曰：古今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一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出宋文景公雜志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又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出宋子京筆記歐陽公答徐祕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

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如其當宜在心也
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並出廬陵文集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襍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幾如也出臨川文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出元豐類藁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

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出元城先生語錄

徐公仲車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

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爲至論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爲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

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爲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已上出節孝先生語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凡數年來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

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某之知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

東坡云某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

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與姪帖云二郎得書知汝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苦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荅李彖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下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與謝師民書云示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上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已上出三蘇文集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時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萃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關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

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與王觀復書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已上出南昌文集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踞以

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
讀試為公隲括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
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
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閒出陳
後山文集序

沈存中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
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
兮辰良又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
勢矯健耳出筆談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
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
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
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
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已上出後山詩話

李方叔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斷句清新今高妙出群須眾
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絕者方見工夫也又不可使言
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作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須境熟
然後沈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
畫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
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
合若不相遠不致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眾論非獨耐

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爲文切忌塵塗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庫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斯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蘭之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

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紘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頽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瞶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踈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_一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_一必坐塵肆其閒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

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_三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_三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捍闔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今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

義也。已上出方叔文集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出龜

山語錄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眾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又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黠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

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入作家書乃是並出唐子西語錄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四

作文

晁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萬斤起
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興來筆力千鈞重乎出王歸叟詩文發源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
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
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公
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
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
良有以也出曲洧舊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
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

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並出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

楊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柄被焉並出

呂氏家塾記

周恭叔謝范內翰書云昔之君子無意於為文蓋嘗養其文之所自出者不使好惡憂患忿懣恐懼一動於中故其心正則氣全愚謂六經之文聖賢之事業皆由此其選也出恭文公文集

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未如使人肅然生敬

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

林文節公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黃端冕纓云輕煖不足於體歟亦不減之

古人因意生文，故自然文彩照映。今人直鑿空造作之語，爾雖華麗不足貴也。

讀入文字，便欲篇篇出入意表。自下筆則每自恕，是大惑也。正當友此乃佳。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閒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已黃魯直作詩法也。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為漢患者。凡為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

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皆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已上出步里客談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于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闔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為法。並出潛溪詩眼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據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

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
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倚迂抑
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
之行品秩前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
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性情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
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
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
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尋憲者謂
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
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
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之者
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

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
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
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
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
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
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
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
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
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挿羽而傳之者露
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
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
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

出珊瑚鈎詩話

士大夫作小說雜說所聞見以爲游戲而或者暴入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駮一卷爲梅聖俞作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對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止使萬有一不至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乃襄陽魏泰所爲託之聖俞也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陽文忠公歸田末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入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出石林避暑錄

孫元仲朴學士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爲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

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又云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公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敘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

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巴上出呂氏童蒙訓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作文

呂居仁云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班固敘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敘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擢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霽滯無吝嗇處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初學者

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張文潛嘗云但把秦漢以前文字熟讀自然滔滔地流也又云近

世所當專學者惟東坡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

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

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為

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

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

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

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之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

已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

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

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

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

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

不如此但晉宋閒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老杜詩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漢高紀詔今雄健孝文紀詔今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

及至孝武紀詔今始事文采文亦寢衰矣

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為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觀此等書可見又云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畧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張子韶云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云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又云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到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又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已上出張橫浦日新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

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籩豆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錄官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眾以為不及也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

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

常新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

東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靖康閒劉觀中遂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

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掛遜之君何棗文績時為中書侍郎

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

鞞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績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

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已上出四

凡為文須要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當使一

件故事後却以己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自己意然

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古人用故事當頭便使者必有疑難或與已說異故便用引話頭
出已見到這田地方喚做不隨人脚根轉
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
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眾人所
不及也

作文字須認體位謹布置如大匠掄材各著色額廳堂亭榭等屋
材料制度色色區別不可一律如大廳材料不可作亭榭使用
也巴上出蒲氏漫齋語錄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
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
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
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

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出韻

語陽秋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
與殿過

須做過人工夫方解做過人文字如何操筆便會做好文字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文字貴曲折斡旋

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

凡做文字每段結處必要緊切可以動人言語凡造語不要塵俗

熟爛

凡作簡短文字必要轉處多凡一轉必有意思則可

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為上然會做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新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覺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敘處閒架今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凡作文須要言語健須會振發轉換亦不要思量遠過纔過便晦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透迤觀之者不厭已上出麗澤文說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六

作詩

薛許昌荅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
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
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判剛成柔始為
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

出皇朝類苑

孫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眾莫
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
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竊取而觀
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
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箒袋中所書也

出孫氏談圃

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之風雅頌所

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出節孝先生語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羅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底須要入體會不在推尋
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則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鴟鳩為何物知鴟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在

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並出龜山語錄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疎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肝肺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並出李希聲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已詩如養成肉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已而已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荅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出泊宅編

昔人有言人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出吳子書詩話

世人常言老杜讀盡天下書過矣老杜能用所讀之書耳彼徒見其語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萬卷人誰不讀下筆未必有神出陳輔之詩話

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倣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出懶真子錄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並出許彥周詩話

劉貢父云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詩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不啣啣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出分門詩話

王介甫嘗論杜詩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

詩文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死後此一聯每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

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夫學識素高，超越尋常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並出藝苑雌黃

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鸚鵡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

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堂堂太宗業，植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

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已上出珊瑚鈎詩話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鶯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隄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

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入魚

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圓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神華彩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圓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

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已上出石林詩話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六

以見聿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必入海而去秦也。其去於人情必有遲遲。不忍去之意。故曰尚怜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是則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歷卷。爲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元實又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

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是此兩體爾。

蔡條言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各再。前字凡三。於古未見其體。予嘗質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製。雖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學者可不知乎。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

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東坡居士云。古詩押韻。惟入聲可通用。須本音或引韻。則不拘四聲。通用隣韻無妨。至於作律詩七言。首句須要引韻。苟或不然。即須得一聯對句也。大凡詩章若對偶多。即爲實而成體。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崇韻學。論文則欲官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對。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云。陪游馭婆。騁纖腰。

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旁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跋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之類。又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直一掃古。

今弃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鍾磬和聲，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

續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有自然句，有神助句，容易句，率然遂成，辛苦句，深思而得。又云：詩之四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執欲滔天。第二聯，謂之景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又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云：去年花下流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謂之扇對。

歐陽文忠公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

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嘍。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名賢詩話言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和吳餘干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江靜明花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塵，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鳥，壺公謫處天。談多時屢詭，舞短更成妍。而我孤登覽，觀詩未究

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杖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竒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東坡居士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

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大雅綿九章初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八章乃曰虞
芮質厥成文王蹶其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
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
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爲文之
高致也老杜陷賊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裳下南苑苑中萬
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
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
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
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
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
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

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已上出古今
總類詩話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七

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謂不知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冷齋夜話載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曰。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鳥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木。對酒長年人。醉貌如

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慣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蘇尚書符東坡先生之孫。嘗與人論詩。或曰。前輩所好不同。如文忠公於常建詩。愛其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謂此景與意會。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則與文忠公異矣。又二公所愛和靖梅花詩亦然。公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爲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可隨人轉也。

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竒作。世人見古人句平易。做做之而不得其意義。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云。不啣啣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做之。

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是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以爲戲爾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莫如脩常問聖俞平生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脩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脩所稱賞云知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鷄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

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落日曠野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柳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贍。去表聖之流遠矣。又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

又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波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波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

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密。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山谷云。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謝康樂庾義成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其彷彿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又云。歐陽文忠公

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才半發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去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繫於人

筆談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月鍛季鍊者信非虛言退之城南聯句首句云竹影金鎖碎者乃見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鄭祭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為詩否對曰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

白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蓋郊自礙耳

王文節公天姿質實厚重作詩曰棗花至少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許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亦質實厚重者之詞也

張太史耒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兩人為最云

王荆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終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為優言盡而意有餘也

總類詩話古今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八

王... 公... 云... 一... 合... 謂... 云... 王... 公... 云... 一... 合... 謂... 云... 王... 公... 云... 一... 合... 謂... 云...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作詩

劉夢得言菜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而有工否杜公云更把菜萸子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菜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菜萸杜句為優逮東坡先生有酒闌何必看菜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矣

歐陽永叔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

又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聞者以爲笑。東坡云。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竒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敞。以文爲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公文益工於此。人言起自公。非也。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翊雲爛。聲迎羽月。遲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爲專門學。雖名世。善用古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竒。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鷺。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薦阮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杜牧爲登樂遊原詩。謬用一麾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自此遂爲故事。然實誤也。

歐陽詩話言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獨是時舍人陳公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范元實又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

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若前後別無竒偉而皆如洞庭他句雖雅健終不工如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慢處乃隣女之效顰者爾

名賢詩話言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彌衡傳過漁陽搥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今乃顯言之已落第二矣

潘淳字子真南昌人嘗以詩呈山谷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子真云淳輩那便到此山

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也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今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訛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一篇神氣索然也已上出古今總類詩話

山谷云詩文唯不造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山谷謂秦少意

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為成章

又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詠物詩不待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醪醑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作。自然工夫度越。他人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

老杜詩云。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己力盡規摹。已少變化。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閒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閒綺靡氣味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蒹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鶩鸞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已上出居氏童蒙訓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
 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
 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
 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水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
 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林觀二人洗
 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
 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為妙作詩止欲寫
 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出周少隱竹坡詩話
 用故事當如己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此
 是用王粲依劉并曹公厭禰衡事却點化只做杜甫欲去依他
 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己出也

五字詩以第三字為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為句眼古人鍊字只

於句眼上鍊

有意中無斧鑿痕有句中無斧鑿痕有字中無斧鑿痕須要體認
 得

自做詩須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機杼風骨先立然後使得經史中
 全語作一體也如自出語弱却使經史中全語則頭尾不相勻
 副如兩村夫擗一枝畫樑自覺經史語在人眼中不入看也
 魯直云凡和人詩押韻如待敵如此然後押韻方工
 七字句法不要有閑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閑字
 也

詩涵養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物一態若
 模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閒剪裁楮花見一件樣只做得一件

也已上出蒲氏漫齋錄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此卷論及士人應有之學問與行為，內容多為對策與論說，旨在規勸士人修身進學。文中提及「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廢也」等語，強調學問之重要性。此外，亦論及處世之道與為官之原則，如「居官者必先慎其身」等。全篇文字古雅，論理嚴密，為宋明時期士人必讀之書。

仕學規範卷第四十

作詩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

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甚。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鵝鴒。枝閒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羹。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盧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島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

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水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麗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孺子至云。粗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川守云。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稚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密。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崑栢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秋聲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

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殫舉也

水田飛白鷺夏木嘒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行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嘒黃鸝而興益遠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窻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去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萋萋歲華晚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萋萋歲華晚昆虫皆閉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鑿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陳去非常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

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纒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翠白銀槃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鍾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谷響莞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慙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冥滓飛動摧霹靂贈盧琚詩云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

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提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作詩在於練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練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練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異已上出韻語陽秋

仕學規範卷第四十

博約竝云孔門成教主善協一在書兼舉而世或以師心頓悟為童蒙訓謂之何哉夫成心宜師方其拘蔽欲廢斯問學亦云難矣是書廣獵羣美為篤行師雖未及歸宿闡奧然階梯所循當不越此舊刻歲久學士難得予遂出所藏本再刻鈔邑書之本末有序不復著嘉靖乙酉夏四月既望吳郡朱鴻漸跋

吳得宋無漸翅

本末既乳不貯善嘉散丁酉夏四月朔望
學士龔縣子慈出而越本再修公也書之
前關與然謂林西前當不越我善以久
鑽突是舊觀嶽羣美無黨行明觀未及編
夫知小宜細大其詳請始與漢問學亦云
而出友以明心融計為童裝隨隨之所如
軒餘茲云下門知蜂主善耐一

天保十三年刻

